

罗生门

芥川龙之介

Akutagawa
Ryūnosuke

らしようもん

芥川龙之介

著

高慧勤

译

罗生门

● 芥川龙之介

著

高慧勤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辣天睿
CS BOOKE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生门 / (日) 芥川龙之介著; 高慧勤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404-8575-7

I. ①罗… II. ①芥… ②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8133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

LUO SHENG MEN

罗生门

著 者: [日] 芥川龙之介

译 者: 高慧勤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邢越超

策划编辑: 李彩萍 王 维

特约编辑: 蔡文婷

版权支持: 闫 雪

营销支持: 李 群 张锦涵 傅婷婷

版式设计: 李 洁

封面设计: 尚燕平

内文排版: 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 196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575-7

定 价: 4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 录

罗生门...	001
鼻子...	008
山药粥...	015
黄粱梦...	033
英雄之器...	035
戏作三昧...	038
袈裟与盛远...	068
蜘蛛之丝...	077
基督徒之死...	081
枯野抄...	091
毛利先生...	101
圣·克利斯朵夫传...	115
疑惑...	130
魔术...	143

舞会 ...	153
南京的基督 ...	161
杜子春 ...	174
秋山图 ...	186
山鹑 ...	196
竹林中 ...	207
报恩记 ...	217
六宫公主 ...	234
阿富的贞操 ...	243
小白 ...	254
开一代新风 成短篇大家 ...	264

罗 生 门

某日傍晚，一名家丁在罗生门^[1]下面避雨。

宽大的门下，除他以外别无他人，唯有一只蟋蟀趴在朱漆斑驳的大圆柱子下。罗生门正对着朱雀大街，本该有三两戴女笠或软纱帽的行人来此避雨，可现在确实只他一人。

此话从何说起？其实这几年来，京城不是地震、台风，就是火灾、饥荒的，灾连祸接，此起彼伏。洛中^[2]一带之凄凉，约略可见一斑。据古书记载，时有人打碎佛像、供品，将涂有朱漆、金箔的木头，堆在路旁，当柴火卖。洛中尚且如此，像修缮罗生门等事，更是无人过问了。可这片荒芜，却也另有一番光景，方便了狐狸、小偷在此栖息，就此安居。末了，连无主尸体也纷纷扔到这里，丢在一旁，习以为常。于是，日落时分，这一带便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再没人敢在附近转悠了。

反过来，倒是乌鸦成群结队，总是集结于此。白天，一群一群地在高高翘起的门楼顶上啼叫盘旋。尤其当夕阳染红门楼上空的时候，黑黢

[1] 罗生门：位于京都中央大道的朱雀路南端。原址在东寺的西侧。译者注，下同。

[2] 洛中：京都的街市中心。

黧的乌鸦更是如同散落一地的芝麻，历历可见。不用说，鸦群来门楼上，是想啄死人肉来美餐一顿。——然而今天，不知是否因天色已晚，却一只也看不到。只在石缝里已长出长长杂草的坍塌的石阶上，尚可看见白色的乌鸦屎，斑斑点点，牢牢扒在上面。家丁用洗褪了色的藏青夹衣后襟垫着，坐在七级台阶的最高一级上，一边摸着右脸上又红又大的脓疮，一边茫然望着外面飘落的雨丝。

此处说到的家丁，是来此避雨的。可雨停之后，他并无可去之处。若在平时，自然是回主人家了。然而，就在四五天前，他被东家辞退了。正如前文所说，当时京城内外一片萧条，连这样一个服侍主人有年的家丁都遭辞退，不能不说是大萧条下小小的余波。那么，与其说是家丁在避雨，不如更确切地说成“家丁被雨浇得浑身湿淋淋的，徘徊街头，走投无路”。而且今天的天气，更加重了这个平安朝^[1]家丁的 sentimentalism（忧郁的心情）。申时^[2]下起的雨，到现在还没点要停的意思。家丁反复寻思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其实怎么说也都是没法子。该做点什么呢？想来想去，总是围着这问题绕圈子。他就这么似听非听地听着朱雀大街上的雨声。

雨丝包围着罗生门，由远及近，尽是哗哗的雨声。黄昏的到来，更压低了天空。抬头望去，门柱顶端斜出的飞檐上，挑着一片浓重的乌云。

本就没辙的事，非要想个办法，也就顾不得什么手段了。要是再挑

[1] 平安朝（794—1192）：都城建于平安京（即京都），在日本古代，为政治、文化极其辉煌的一个历史时代。

[2] 下午四点钟。

三拣四，那只有饿倒在路边，像野狗一样，给扔在罗生门下。可倘若不择手段呢——家丁左思右想，不觉走到这一步。不管怎么想，结果终归还是绕来绕去跳不出这个框框。虽说决意不择手段，加上这么一个“倘若”，结果自然就是“除当强盗，别无生路”。可勇气，又从哪儿来？

家丁大大地打了个喷嚏，有气无力地站了起来。京都夜凉，该围着火钵烤烤火才好。冷风穿行在门柱间，毫不客气地同暗夜一起侵潜进来。朱漆柱边的蟋蟀，已经不知去向。

家丁身穿藏青袄，内衬杏黄衫，缩脖耸肩，门里门外，四处张望。要是能找到那么一处，既能避风躲雨，又能遮人耳目，可以舒舒坦坦睡上一觉，那就挨到次日清晨也不妨。恰巧目光落在了通往门楼的那宽大的朱漆楼梯上。楼上就算有人，也不过是些死人。于是乎，家丁一面留意着别让腰刀滑出鞘来，一面抬起穿着草鞋的脚，踏上了第一级台阶。

过了一会儿，罗生门的门楼上，在宽楼梯的半中间，有一个男人猫着腰，屏息静气地窥探着上面的动静。楼上透出的火光，隐约照见男人的右颊，短短的胡楂里，可巧看见那个红肿的疖子。起初，家丁估摸着上头也就是些死人，可上了两三级台阶，发觉上面不知谁点着火，而且火光还在到处游移。浑浊的火光，摇曳在布满蜘蛛网的顶棚上。如此黑夜，能在罗生门上把火点着，定是不凡之辈。

家丁像壁虎一样，高抬腿轻迈步，好不容易爬上陡急的楼梯，上到最上一级。他尽量保持身体平稳，伸长脖子，小心翼翼往门楼内窥视。

一看之下，果如耳闻，楼内尸骸遍地，但因火光所及范围有限，到底有多少倒是不详，只依稀分辨出有的赤身裸体，有的穿有衣物，其中

当然有男有女。这些尸体看上去，真难以想象他们曾是有血有肉的人，简直就如同用黏土捏出的泥人，有的张大着嘴巴，有的伸长着胳膊，横七竖八，躺了一地。凡肩膀、胸脯突出的地方，有昏黄的火光照去；凹下去处，则黑漆漆一片，宛如哑巴一样只有永远的沉默。

强烈的腐尸味，让家丁一下捂住了鼻子。可紧接着，另一种更强的冲击漫过了他的嗅觉，连捂鼻子都忘了。

家丁注意到，尸骸中蹲着一个小老太。她一身树皮色的衣服，又矮又瘦，满脑袋白毛儿，简直就像只猴子。她右手擎着松明，死死地盯着一具尸体的脸。看那一头的长发，死者分明是个女的。

家丁带着七分恐惧三分好奇，正如老话说的，感到“毛骨悚然”，一时倒忘了呼吸，老婆子把松明插在地板缝里，两手扶着尸体的脑袋，像母猴给小猴子抓虱子一样，开始一根根地去拔长长的头发。发丝好像随手就拔掉了。

长发一根根拔下来，家丁的恐惧也一点点减去，相反，对老婆子的憎恶倒跟着强烈起来。——其实也不然。对老婆子的憎恶一说，或许是语病，倒不如说，对一切罪恶的反感越来越强烈。此时，要是谁重新提起他刚才在门楼下委决不下的问题——饿死还是做强盗，恐怕他会毫不含糊地选择饿死。他那愤愤不平之心，也正如老婆子地上插的松明一样，正熊熊燃烧起来。

家丁不明白老婆子为何要拔死人的头发，自然也不能明晰此事的是非。但趁这样的雨夜，在门楼上拔死人的头发，凭这一点，就已然不可饶恕。可他似乎已忘了刚才自己还打算去做强盗呢。

这时，家丁脚下使劲，一跃而上楼梯，手握刀柄，直冲到老婆子面前。老婆子吃那一惊，自然不在话下。

看到面前出现的家丁，她像弹弓一样跳了起来。

“老东西，往哪儿走？”

老婆子在尸骸中慌慌张张想寻去路，家丁一声呵斥，便挡在她面前。小老太还想把家丁扒开，家丁怎能容她逃脱，一把把她拽了回来，两人在死尸堆里只顾揪打，一言不发。但胜负早成定局，家丁抓住老婆子的手腕，将她扭倒在地，那手腕简直如同鸡爪，瘦骨嶙峋。

“干什么？说，不说就宰了你。”

家丁一把摔开老婆子，抽出刀来，明晃晃地晃了一晃。可老婆子闭口不言，两手直哆嗦，气喘吁吁地耸耸肩膀。她瞪着眼一眨不眨，眼珠子瞪得快要蹦出来了。可就这样，依旧固执如哑巴，一声不吭。看这架势，家丁明白，老婆子的生死全攥在自己手里，怒火也不知不觉平息了下来，感觉就像事成之后的一种满足。于是，他低头看着老婆子，放缓了声音：

“我不是捕厅差役，只是刚巧路过这里，别怕，不会捉你到官府去的。只消告诉我，这么晚了，你在这门楼上干什么。”

老婆子眼睛瞪得更大了。红红的眼睑，鸷鸟一般锐利的目光，死死盯住家丁的脸。而后，就像嚼什么东西似的，嚙动着几乎和鼻子皱在一起的嘴巴，尖声尖气，把老鸱似的老腔老调送进了家丁的耳朵。

“这些头发拔下来后，去做假发。”

回答竟如此简单，让家丁大失所望。失望之余，刚才的怒气和冷冷

的轻蔑，又油然而生。老婆子看他的神情，手里捏着刚从死人头上拽下的长发，用鬼魅似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

“当然，拔死人头发也许不对，可这些死人，在世的时候也没少干这档事。这个女人，我现在拔她头发，她生前就把蛇肉切成一段段，晒干后拿到兵营当鱼干儿卖。要不是得瘟疫死了，现在说不定还在干这营生呢。听说她卖鱼干儿，味道不错，兵营里的厨师还少不了拿来做作料呢。她这么做，我不觉得就有什么不好。不这么干，还不得饿死，这也是穷得没办法呀。而我现在干这事儿，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不干，就得饿死，没办法。既然都没办法，我想她也就能体谅了。”

老婆子把这意思大概讲了讲。

家丁把刀插回刀鞘，左手握着刀柄，冷冷地听她说话，右手又去抚弄脸上长的脓疮。听着听着，家丁渐渐鼓起了勇气，那种刚才在门楼下所缺的勇气。此豪勇，完全不同于片刻前上来逮老婆子的果决。饿死还是当强盗，对这个问题，家丁已不再犹疑，甚至根本不去考量还有饿死这一说。

“说得也对。”

老婆子话音一落，家丁嘲讽似的说了一声，似乎主意已定。他跨前一步，右手从脸部的脓疮上挪开，揪住老婆子的脖领，狠巴巴地说道：

“这么说来，我扒你的衣服，你也不会怪我吧。此实乃不得已，不然就得饿死。”

家丁麻利地扒下老婆子的衣服，一脚把抱住他腿的小老太婆踹倒在地。

三步并作两步，跨到了楼梯口。他把那身树皮色的衣服夹在腋下，一闪身下了楼梯，消失在夜色里。

过了一会儿，缓过神来的老婆子，从死人堆里赤身裸体地爬了起来，嘴里哼唧着，借着松明的光，爬到楼梯口。她披散着一头蓬乱的白发，往门楼下张望。外面唯见黑洞洞的夜色。

家丁的下落，更无人知晓。

大正四年（1915年）九月

鼻 子

说起禅智内供^[1]的鼻子，池尾一带谁个不知，哪个不晓。那鼻子足有五六寸长，从上唇一直垂到下巴。上下一般粗，像根细细长长的香肠，悬在脸当中。

内供年过半百，打做小沙弥起，直到如今升为内道场的供奉，心里始终为这鼻子苦恼不已。当然，表面上看似没事儿一样，倒不是因为作为一心修来世的出家人，不该老为鼻子犯嘀咕，而是他不愿意别人知道，鼻子乃他心病。平日言谈之中，也顶忌讳提“鼻子”这个词儿。

内供为鼻子伤脑筋，原因有二。其一，鼻子过长，极其不便。首先，连饭都不能自己吃。要不然，鼻尖儿就会杵到铁碗里的饭上去。内供只好叫徒弟坐在食案对面，吃饭时，用根一寸宽两尺长的板条替自己掀着鼻子。可一顿饭下来，对无论是掀鼻子的徒弟，还是鼻子给掀起来的内供来说，都不是件轻省事儿。有一回，一个中童子^[2]来替那个徒弟，正巧打个喷嚏，手一抖，鼻子便杵进粥里。当时，这事儿都传到了

[1] 内供奉僧的简称，是在官里内道场供职的有道高僧。

[2] 寺内做杂役的童子。按年龄，分为大中小。

京城。不过，这还不是内供为鼻子发愁的主要原因。实话说，内供苦恼的是，这鼻子甚伤他的自尊。

池尾一带的人倒都挺体谅禅智内供的，说他幸好不是俗家人，要不然，单凭那只鼻子，谁家闺女肯嫁给他呢。其中也有人议论说，八成是因这鼻子才出家的吧。可内供不认为当了和尚，鼻子的烦恼就能少多少。娶得上娶不上媳妇，这事儿足以影响他的自尊，所以他变得格外敏感。于是，内供从积极与消极两面，来竭力恢复受伤的自尊心。

内供先是想，这长鼻子怎么才能显得短一些。他趁周围没人时，对着镜子左照右照，细心琢磨。有时，脸变个角度还觉不够，时而手扶腮帮，时而手托下巴，对镜揣摩，不厌其烦。即使鼻子看上去显得短了，他还是没一次感到满意的。有时越是殚精竭虑，鼻子反越显得长。每逢这时，内供便叹口气，把镜子收入匣里，快快回到经台前，继续诵他的《观音经》。

此外，内供还不断留意别人的鼻子。池尾寺里，常有僧供讲经说法。寺内僧房一间挨一间，浴室每日都烧水洗澡。所以，这里进进出出的僧俗人众，为数最多。内供耐着性儿端详他们的面孔。老想找到鼻子跟自己相仿佛的人，哪怕有一个也好，聊可自慰。因此，蓝绸衫或白单褂之流，压根儿不在他眼里。更不消说那些橘黄的帽子和赭黑的僧袍，平日司空见惯，早已视若无睹。内供不看人，只看鼻子。——要说呢，鹰钩鼻倒是有，可是鼻长像他那样的，却绝无仅有。找来找去，总也找不到，心中不免郁闷。哪怕和别人说话的工夫，也会禁不住去捏捏垂下来的鼻头儿，不顾自家已是这个年岁，也会臊得脸红耳赤，这一切都要

怪心中的隐痛作祟。

最后，内供竟想从佛教内典外籍中，寻得一个和自己鼻子一样的人物，以期得到些许宽慰。然而，不论目犍连还是舍利弗，哪本经里都没有关于他们鼻子长得长的记载。就连龙树和马鸣这两位菩萨，鼻子也都与常人无异。内供听人讲震旦^[1]的事，说是蜀汉的刘玄德耳大超长，不禁喟叹：那若是鼻子，自己不知该多宽心呢。

内供一方面消极地苦寻自遣良策，另一方面还积极地遍试缩鼻灵方，恕不一一赘述。总之是千方百计，尽其所能。熬土瓜汤喝，往鼻子上抹老鼠尿，等等。可是，不管用什么办法，鼻子照旧五六寸长，晃悠悠，垂在嘴上。

一年秋天，内供的徒弟进京办事，有位相熟的大夫教他一个偏方，能让长鼻子缩短。那大夫乃震旦人士，在长乐寺^[2]为僧。

内供照旧摆出一副对鼻子毫不在意之态，故意不提马上就试这偏方。可另一方面，却又说轻巧话：顿顿饭都要麻烦徒弟，心中甚是过意不去啦。其实他心里，正巴不得徒弟来劝自己试试。内供的心思，徒弟并非不明白。不过，也没多大反感。非但如此，内供要的这点小心眼儿，反倒引起徒弟的同情。于是，苦口婆心，极力劝说，结果正中内供下怀——顺水推舟，听从了徒弟的劝告。

这偏方说来也十分简单，只是先将鼻子泡在热水里，然后让别人踩。

[1] 古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

[2] 位于京都市东山区圆山公园内。

寺里的澡堂每天都烧水，水烫得连指头都伸不进去。徒弟当即去澡堂打回一桶。然而，要是马上把鼻子伸进去，怕叫热气噓着，烫伤面皮。于是就在桶上盖个方盘儿，盘上开一孔，鼻子从孔中伸进桶内。单把鼻子泡进热水，丝毫不觉得烫。少顷，徒弟问：

“烫好了吗？”

内供不禁苦笑，心想：单听这话，恐怕谁都想不到，说的竟是鼻子。经热水这么一烫，鼻官痒痒的，像叫跳蚤叮了似的。

等内供把鼻官从孔中一抽出来，徒弟马上脚下用力，使劲去踩还在冒着热气的鼻子。内供侧身而卧，把鼻子搁在地板上，看着徒弟的双脚在眼前一上一下地踩。徒弟脸上不时露出歉意，低头望着内供的秃头，问道：

“疼不疼呀？大夫说得使劲儿踩。挺疼的吧？”

内供本打算摇摇头，以示不疼，无奈鼻子叫人踩着，脑袋哪儿动弹得了。只能翻翻眼皮，瞅着徒弟皴裂的脚，气哼哼地说：“不疼。”其实，鼻官痒痒的，正踩到痒处，别说疼了，舒服还来不及呢。

踩了一会儿，鼻官里开始溢出小米粒儿似的东西，形状宛如拔了毛的烤全鸟儿。徒弟见状停下脚，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说是得用镊子镊出来。”

内供似意犹未尽，鼓起腮帮子，一声不吭，听凭徒弟摆布。当然，徒弟的一番好意，他不是不明白，只是眼见自己的鼻子，给人当个物件儿似的摆弄来摆弄去，实在觉得很不爽。那神情就像让一个信不过的医生来做手术，不情愿地瞧着徒弟用镊子从鼻官的汗毛孔里镊出脂肪来。

脂肪的形状如同鸟毛的根，拔出来竟有四分长。

镊了一通，徒弟长舒一口气说：“再烫一次就行了。”

内供依旧紧皱眉头，心有不甘，任由徒弟去摆布。

第二次烫过，再一端详，果不其然，鼻子比先前短了许多，跟一般的鹰钩鼻没大两样。内供摸着变短的鼻子，腼腆地接过徒弟递上的镜子，怯生生地往里瞧去。

鼻子——原先那根从上唇一直垂到下颌的鼻子，就像变戏法儿似的萎缩收敛了，如今蔫蔫儿地待在上唇上面。鼻上那些点点红斑，怕是刚才脚踩过的痕迹吧。这样一来，看他们谁还敢乐！——镜中的内供得意扬扬地瞧着镜外的内供，眨巴着眼睛，可谓心满意足。

可是那一整天，他没少担心，生怕鼻子又长长。于是，无论是诵经还是吃饭，只要得便，就会伸出手，轻轻摸摸鼻尖儿。而鼻子仍好端端地待在嘴唇上面，没有一点要耷拉下来的迹象。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一睁开眼，头一件事就是摸摸自己的鼻子。鼻子依然是短的。内供就像抄毕《法华经》，功德圆满一般，心里有年头没那么畅快了。

然而，过了两三天，内供发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有个武士来池尾办事儿，两只眼睛活里活络，一个劲儿地在内供的鼻子上转悠，说话也有一搭没一搭的，脸上的神情似乎表明内供比从前更加可笑。不光如此，那个曾经把内供的鼻子掉进粥碗里的中童子，在经堂外碰到上人时，开始还低着头强忍住笑，后来大概实在憋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就连给僧役们派活儿时，当着他面，僧役们一个个都毕恭毕敬，唯命是从，一旦内供背过身去，他们立马就哧哧地笑开了，这事儿已不止